

朱子語類

頁之五

朱子

治士兵刑財官

口 13

775

37

13
775
37

重錄朱子語類卷一百八

朱子五

論治道

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
有言孫于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
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賀孫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餘萬事各
有一根本如理財以養民為本治兵以擇將為本

天下事自有箇大根本處每事又各自有箇緊要處端蒙
天下事當從本理會不可從事上理會方

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
為學是自博而反諸約為治是自約而致其博自修



因論世俗不冠帶云今為天下有一日不可緩者有漸正之者一日不可緩者興起之事也漸正之者維持之事也方

古者修身與取才卹民與養兵皆是一事今遂分為四升自古有道術為天下裂之說今親見其弊矣自脩

天下事須是人主曉得通達了自要去做方得如一事分是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為宰相了做亦做不得廣

問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脩德二字不知教人君從何處脩起必有其要曰安得如此說只看令下心不是私即轉為天下之太公將一切私底意盡屏去所用之人非賢即別搜求正人用之問以一人耳目安能盡

天下之賢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臺諫知他不好人自然任不得德明

井田之法要行須是封建令逐國各自去理會如王畿之內亦各有都鄙家鄙漢人嘗言郡邑在諸國之外而遠役於中都非便問漢以王國雜見於郡縣間如何曰漢本無法度德明

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淳

因言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強盛周之勢

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西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者？大師先生之意，以為封建井田皆易得致弊廣。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為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為得。賈誼於漢言，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端蒙諸生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

無定。范太史書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又云：革弊須從源頭理會。熹

柳子厚封建論則全以封建為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為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為固也。如役法亦然。荆公只見差役之害而免役之利，先生云：差役時皆土著家戶，州縣亦較可靠。免役則皆浮浪之人，靖康間州縣亦有守令要守而吏民皆散去，無復可恃。然其弊亦不勝其多也。揚

先生言論間猶有不滿於五峯論封建井田數事，嘗疏其

說以貨錢先生云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為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此等事未須深論他日讀書多歷事久當自見之也

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使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為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惣強兵相屠相戮馴致大亂倘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

爾曰那箇雖教無人奈得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起此作郭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

太輕卓錄作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無權因舉祖宗官制

沿革中說祖宗時州郡禁兵之額極多又有諸般名色錢可以贍養及王介甫作相凡州郡兵財皆括歸朝廷而州縣益虛所以後來之變天下瓦解由州郡無兵無財故也曰只祖宗時州郡已自輕了如仁宗朝京西群盜橫行破州屠縣無如之何淮南盜王倫破高郵郡守是仲約以郡無兵財遂開門犒之卓錄作斂金使去富鄭公聞之大怒欲誅守臣曰豈有任千里之寄不能拒賊而反賂之范文正公爭之曰州郡無兵無財俾之將何捍拒今守臣能權宜應變以全一城之生靈亦可矣

豈可反以為罪耶然則彼時州郡已如此虛弱了如何
盡責得介甫今附下介甫只是刮剝太甚凡州郡禁
兵闕額盡令勿補填且如一州有千人禁軍額闕五百人則
本郡不得招填每歲椿留五百名之衣糧并二季衣賜
之物令轉運使掌之而盡歸於朝廷如此然得錢不可
勝計陳文公云記得先生說教提刑掌之歸又云也怪不
得州郡欲添兵誠無糧食給之其勢多招不得某守南
康舊有千人禁軍額某到時纔有二百人而已然歲已
自闕供給本軍每年有粗米四萬六千石以三萬九千
來上供所餘者止七千石僅能贍得三月之糧三月之
外使用別譬畫措置如斛面加量之屬又盡則預於民
間借支方借之時早穀方熟不得已出榜令民先將早

米來納亦謂之租米俟久則折除其租米亦當大米之
數如此猶贍不給壽皇數數有指揮下來必欲招滿千
人之額某申去云不難於招只是無計糧食處又行下
云便不及千人亦須招填五百人雖聖旨如此然終無
得錢糧處只得如此挨過日子而已想得自初千人之
額自來不曾及數蓋州郡只有許多米他無求處何以
贍給之然上供外所餘七千石州郡亦不得用轉運使
每歲行文字下來約束只教椿留在本州不得侵支顆
粒那裏有年年侵使每監司使公吏下來檢視州郡
全無顆粒怪不得若更不得支此米何從得贍軍然亦
只贍得兩三月何況都無非天南鬼輸何從得來某在
彼時頗魯子王齊賢屢行文字下來令不得動某報去

云累政即無顆粒見在雖上司約束分明奈歲用支使何今來上司不若為之豁除其數若守此虛名而無實徒為胥吏輩賂賄之地又况州郡每歲靠此米支遣決不能如約束何以罷之更不聽督責愈急顏魯子又推王齊賢王齊賢又推顏魯子及王齊賢去顏依舊行下約束却被其不能管得只認支使了若以為罪則前後之為守者皆一樣又何從根究其勢不奈何只得如此處乾

居今之世若欲盡除今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之弊又事體重大阻格處多決然難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擇人范淳夫唐鑑其論亦如此以為因今郡縣足以為治某少時常鄙

之以為苟簡因循之論以今觀之信然問。德明錄云。問今日之治當以何為先。曰。只是要得人。

問先生所謂古禮繁文不可攷究欲取今見行禮儀增損用之庶其合於人情方為有益如何曰固是曰若是則禮中所載冠婚喪祭等儀有可行者否曰如冠昏禮豈不可行但喪祭有煩雜耳問若是則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及與此曰固是曰并由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鄉如漢之鄉亭侯田稅亦須要均則經界不可以不行大綱在先正溝洫又如孝弟忠信人倫日用間事播為樂章使人歌之做周禮讀法編示鄉村聚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禁人傑

問歐公本論謂今冠昏喪祭之禮只行於朝廷宜令禮官

講明頒行於郡縣此說如何曰向來亦曾頒行後來起
告許之訟遂罷然亦難得入教他問三代規模未能遽
復且講究一箇粗法管領天下如社倉舉子之類先生
曰譬如補鍋謂之小補可也若要徹湏是一切重鑄今
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縣其法無一不弊學
校科舉尤甚又云今之禮尚有見於威儀辭遜之際若
樂則全是失矣問朝廷合頒降禮樂之制令人講習曰
以前日浙東之事觀之州縣直是視民如禽獸豐年猶
多饑死者雖百后夔亦呼召他和氣不來明
制度易講如何有入行振

立一个簡易之法與民受之甚好夏商井由法所以難廢
者固是有聖賢之君繼作亦是法簡不似周法繁然

周公是其時不得不恁地惟繁故易廢使孔子繼周必
能通變使簡易不至如是繁然今法極繁人不能變通
只管築塞在這裏道夫

吳伯英與黃直卿議溝洫先生徐曰今則且理會當世事
尚未盡如刑罰則殺人者不死有罪者不刑稅賦則有
產者無稅有稅者無產何暇議古蓋卿

欲整頓一時之弊譬如常洗滌不濟事湏是善洗者一一
拆洗乃不枉了庶幾有益通

聖人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然勢不到他做亦做不得
肅

因說理會天下彌文曰伊川云只患不得為不患不能為
如有稱在此物來即輕重皆以何必先要一一等過天

下之物方

密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盡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盡不能則謹守常法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焰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自爭九分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況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爲己之心爲公家辦事自然脩舉蓋小人多是有才底儒用。或錄云問天地生一世人能盡用天地之才此其不能大治若以今世論之則人只是這箇人若有聖賢出只它氣焰自薰蒸陶冶無限人才這箇自爭八九分少間無狀者惡者自消鑠

不敢使出各求奮勵而化爲好人矣而今朝廷意思畧轉則天下之人便皆變動況有大聖賢者是麼樣氣魄那箇盡薰蒸了小人自是不敢放縱無狀以其自私自利辦事之心而爲上之用皆是有用之人矣荀悅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塗若是舉世恁地各舉其職有不能者亦須勉強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既無公議更舉無忌憚了變孫

天下不成盡廢之使不得從政只當講學庶得入漸有

好者庶有可以爲天下之理方今日人材湏是得箇有見識又有度量入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將來截長補短使德明後世只是無箇人樣

況言人才曰今人只是兩種謹密者多退避俊快者多粗

疎道夫

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却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貪汙者必以廉介者為不是趨競者必以恬退者為不是由此類推之常人莫不皆然人傑

今人材舉業浸纖弱尖巧恐是風氣漸薄使然好人或出於荒山中

賀孫問先生出處因云氣數衰削區區愚見以為稍稍為善正直之人多就摧折困頓似皆倖得志之時曰亦不可一向如此說只是無入一人出來湏得許多人本家合為做若是做不得方可歸之天方可喚做氣數合若有兩三人要做其他都不管他直教那兩三人摧折

了便休賀孫

有言世界無人管父將脫去凡事未到手則姑晦之俟到手然後為有詰之者曰若不幸未及為而死吾志不白則如之何曰此亦不奈何吾輩蓋是折本做也先生曰如此則是一部孟子無一句可用也嘗愛孟子答淳于髡之言曰嫂溺援之以手天下溺援之以道子欲手援天下乎吾人所以救世者以其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觀其說緣飾得來不好安得似陸子靜堂堂自在說成一個物事乎方子

直卿云嘗與先生言如今有一等才能事底人若不識義理終是難保先生不以為然以為若如此說却只是自家這下人使得不是自家這下人都不是人才賀孫

苟或歎無智謀之士看今來把誰做智謀之士伯謨云今時所推只永嘉人江西人又龜福建又無甚人先生不應因云南軒見義必為他便是沒安排周遮要做便做人說道他勇便是勇這便是不可及歎息數聲賀孫浙中人大率以不生事撫循為知體先生謂便是枉尺直尋如此風俗議論至十年國家事都無人作矣常人以便文小人以容奸如此風大害事揚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為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鵲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折却悔其大惺惺了了下一切利方為圓且恁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

治事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求以此為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退便有訟者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平決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為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個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脩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脩身都是閑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叉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岸湏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賀孫器遠問文中子安我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看聖人恁地維持紀綱却與有是非無利害之說

有不相似者曰只爲人把利害之心去看聖人若聖人爲治終不成掃蕩紀綱使天下自恣地頽壞廢弛方喚做公天下之心聖人只見得道理恰恁地做有个天下在這裏須着去保守須着有許多維持紀綱這是決定着如此不如此便不得這只是箇暗是又問若如此說則陳夫就事物上理會也是合如此曰雖是合如此只是無自家身已做本領便不得又問事求可功求成亦是當如此曰只要去求可求成便不是聖人做事那曾不要可不要成只是先從這裏理會去却不曾恁地計較成敗利害如公所說只是要去理會許多汨董了方牽入這心來却不曾有從這裏流出在事物上底意思賀孫

蔡季通因浙中主張史記常說道邵康節所推世數自古以降去後是不解會甚好只得就後世做規模以某看來則不然孔子修六經要爲萬世標準若就那時商量別作箇道理孔子也不解修六經得如司馬遷亦是箇英雄文字中間自有好處只是他說經世事業只是第二三著如何守他議論如某退居老死無用之物如諸公都出仕官這國家許多命脉固自有所屬不直截以聖人爲標準却要理會第二三著這事然利害千萬細思之賀孫

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蓋

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爲後世法皆詳密下之

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揚。今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時弊則皆在人，人皆以私心為之，如何變得嘉祐間法可謂弊矣？王荊公未幾盡變之，又別起得許多弊，以人難變故也。揚

揚因論科舉法，雖不可以得人，然尚公曰：銓法亦公然法。至於盡公不在人，便不是好法，要可私而公方始好。揚今日之法，君子欲為其事，以拘於法而不得聘小人，却拘其私，敢越於法而不之顧。人傑今人只認前日所行之事而行之，便謂之循典故也。須揀箇是底始得。學蒙被幾個秀才在這裏翻弄，那吏人翻得來，難看吏文只合

直說某事是如何條貫，是如何使人一看便見。方是今只管弄閑言語，說到緊要處，又只恁地帶過去。至今日天下且得箇姚崇、李德裕來措置看如何。浩今日之事，若向上尋求，須用孟子方法，其次則孔明之治蜀、曹操之屯田，許下也。德明

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个人，心甚易感也。揚

吳英茂實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為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嚴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為心。言經界。道夫

因論經界曰只著一私字便生無限枝節或問程子與五十里米地之說如何曰人之心無窮只恐與五十里他又要一百里與一百里他又要二百里淳

吾輩今經歷如此異時若有尺寸之柄而不能為斯民除害去惡豈不誠可罪耶某嘗謂今之世姑息不得直須共他理會庶幾善弱可得存立道夫

或問為政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微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人傑古人為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為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姦豪得志子民既不蒙其惠

反受其殃矣若海

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字人傑平易近民為政之本

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闕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馬先人傑

問為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人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便是

這事難又曰難難個

因言處置天下事直是難救得這一弊少間就這救之之心又生那一弊如人病寒下熱藥少間又變成燥熱及至病熱下寒藥少間又變得寒到得這家計壞了更支梧不往個

問州縣間寬嚴事既已聞命矣若經世一事何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曰亦只是隨時如壽皇之初是一樣中間又是一樣只合隨時理會問今日之治奉行祖宗成憲然是太祖皇帝以來至今其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如何便超出做得如薦舉如科場如銓試就其中從長整理問向說諸州廂禁軍與屯戍太軍更互教閱如何曰亦只是就其法整理既而歎曰法

度尚可移如何得人心變易各人將他心去行法且如薦舉一事雖多方措置隄防然其心只是要去私他親舊應副權勢如何得心變說了德明起稟云數日聽尊誨敬當銘佩請出整衣拜辭遂出再入拜於床下三歌扶掖先生俯身顰眉動色言曰後會未期朋友間多中道而畫者老兄却能拳拳于切已之學更勉力廣充以慰衰老之望德明復致詞拜謝而出不勝悵然前一日先生云朋友赴官來相別其病如此時事又如此後此相見不知又如何道中追念斯言不覺涕下伯魯進求一言之誨先生云歸去且與廖夫商量昨日說得已詳太抵只是如此稱天者為丈夫。伯魯言也。德明

問治亂之機曰今看前古治亂那裏是一時做得少是四

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醞釀方得如此遂悅首本息首
孫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九

朱子六

論取士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
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

召穆公始諫厲王不聽而退居于郊及厲王出奔國人欲
殺其子召公匿之國人圍召公之第召公乃以已子代
厲王之子而宣王以立因歎曰便是這話難說古者公
卿世及君臣恩意交結素深與國家共休戚故患難相
為如此後世相遇如塗人及有患難則渙然離散而已
然今之公卿子孫亦不可用者只是不曾教得故公卿
之子孫莫不驕奢淫佚不得已而用草茅新進之士舉

而加之公卿之位以爲苟勝於彼而已然所恃者以其知義理故勝之耳若更不知義理何所不至古之教國子其法至詳密故其才者既足以有立而不才者亦得以薰陶漸染而不失爲寡過之人豈若今之驕蹇浮奢也哉陳同父課藁中有一段論此稍佳備實問人才須教養明道章疏須先擇學官如何曰便是未有善擇底人某嘗謂天下事不是從中做起須得結子頭是當然後從上梳理下來方見次序德明問聞先生嘗言州縣學且依舊課試太學當專養行義之士曰却如此不得士自四方遠來太學無緣盡知其來歷須是從鄉舉明德

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

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却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樂處某看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爲試辟未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所屬長官舉辟遠寄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孫賀因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繩墨運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是計資考遷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尚可學曰神宗未立三舍前太學亦盛曰呂氏家塾記云未立三舍

前太學只是一太書會當時有孫明復胡安定之流入
如何不趨慕_{學可}

林擇之曰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故太學不如州
學州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曰太學真个無益於
國家教化之意何在向見陳魏公說亦以為罷_{義剛}

祖宗時科舉法疎闊張乖崖守蜀有士人亦不應舉乖崖
去尋得李旼出來舉送去如士人要應舉時只是着布
衫麻鞋陳狀稱百姓某人今聞朝廷取士如何如何來
應舉連投所業太守畧看所業方請就客位換襴幘相
見方得請試只一二人試訖舉送舊亦不糊名仁宗時
方糊名_揚

商鞅論人不可多學為士人廢了耕戰此無道之言然以

今觀之士人千人萬人不知理會甚事真所謂游手只
是恁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祿只是為害朝廷何望其
濟事真是可憂因云_云舊時此中赴試時只有四五
十人今多一倍因論呂與叔論得取士好因論其集上
代人章表之類文字多難看此文集之弊揚因謂去
此等好曰然因歎與叔甚高可惜死早使其得六十左
右直可觀可惜善人無福兄弟都有立一兄和叔_{做鄉約}
儀_{約鄉}更直截死早_揚

康節謂天下治則人上行天下亂則人上_文太祖時人都
不理會文仁宗時人會說今又不會說只是胡說因見
時文義甚是使人傷心_揚

因說子張學于祿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

必其能只是盈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負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為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為之奈何作明三舍人做乾元統夫義說乾元處云如目之有視耳之有聽體之有氣心之有神云云如今也無這般時文備今人作經義正是醉人說話只是許多說話改頭換面說了又說不成文字備

今人為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膽大敢為新奇詭異之論方試官命此題已欲其立奇說矣又出題目定不肯依經文成片段都是斷章牽合是甚麼義理三十年前人猶不敢如此只因一番省試出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三句後遂成例當時人甚駭之遂以為常矣遂使後生輩違背經旨爭為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長浮競薄終將若何可慮可慮王介甫三經義固非聖人意然猶使學者知所統一不過專念本經及看注解而以其本注之說為文辭主司考其工拙而定去留耳豈若今之違經背義恣為奇說而無所底止哉當時神宗令介甫造三經義意思本好只是介甫之學不正不足以發明聖意為可惜耳今為經義者又不若為詞賦詞賦不過工於對偶不敢如治經者之亂說也聞虜中科舉罷即曉示云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仰士子各習此業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此法甚好今為主司者務出隱僻題

言類
卷一百
四
見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弊精神於檢閱茫然無所向
方是果何法也個

時有報行遣試官牽合破碎出題自者或曰如此行遣一
番也好曰某常說不當就題自上理會這箇都是道術
不一所以如此所以王介甫行三經字說說是一道德
同風俗是他真箇使得天下學者盡只念這物事更不
敢別走作胡說上下都有箇據守若是有才者自就他
這腔子裏說得好依舊是好文字而今人却務出暗僻
難曉底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却如何教他不杜撰不
胡說得或曰若不出難題恐盡被人先牢籠做了曰莫
管他自家依舊是取得好文字不悞遠方觀聽而今却
都是杜撰胡說破壞後生心術這箇乖某常說今日舉

校科舉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賊盜遇士士亦分明以
盜賊自處動不動便鼓譟作鬧以相迫脅非盜賊而何
這箇治之無他只是嚴挾書傳義之禁不許繼燭少間
自沙汰了一半不是秀才底人他亦自不敢來雖無沙
汰之名而有其實既不許繼燭他自要弄去聲無緣更代
得人筆或曰恐難止遏今只省試及太學補試已自禁
遏不住曰也只是無人理會若捉得一兩箇真箇痛合
人誰敢犯這箇須從保伍中做起却從保止社首中討
保明狀五家為保互相保委若不是秀才定不得與保
明若捉出詭名納兩副三副卷底人來定將保明人痛
治人誰敢犯其嘗說天下無難理會底事這般事只是
黑地裏腳指縫也來得出來不知如何得恁地無人理

會又曰今日科舉考試也無法不通者或曰解額當均否曰固是當均或曰看來不必立為定額但以幾名終場卷子取一名足矣曰不得少間便長詭名納卷之弊依舊與他立定額只是從今起照前三舉內終場人數計之就這數內立定額數三舉之後又將來均一番如此則多少不至相懸絕矣因說混補曰頃在朝時趙丞相欲行三舍法陳君舉欲行混補趙丞相不肯曰今此天寒粟貴若復混補須添萬餘人米價愈騰踊矣某曰為混補之說者固大謬為三舍之說亦未為得也未論其他只州郡那裏得許多錢穀養他蓋入學者既有舍法之利又有科舉之利不入學者止有科舉一途這裏便是不均利之所在人誰不趨看來只均大學解額於

諸路便無事如今大學解額七人取兩人便七人取一人也由我十人取一人也由我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取一人也只由我而今自立箇不平放這裏如何責得人趨或問恩榜無益於國家可去否曰此文去不得去之則傷仁恩人必怨看來只好作文學助教關立定某州文學幾員助教幾員隨其人士之多少以定員數如宗室宮觀例令自指射占闕相與受代莫要教他出來做官既不傷仁恩又無老耄昏濁貪猥不事事之病矣杜佑通典中說釋奠因說祿令曰今日祿令更莫說更是不均且如官勸祿少間又盡指占某州某州蓋州郡財賦各自不同或元初立額有厚薄或後來有增減少間人盡占多處去雖曰州郡富厚被人炒多了也供

當不丟少間本州本郡底不曾給得只得去應副他處人矣因又說經界或曰初做也須擾人曰若處之有法何擾之有而今只是人人不曉所以被人瞞說難行間有一兩箇曉得底終不足以勝不曉者之多若人人都教他算教他法量他便使瞞不得矣打量極多法惟法算量極易且紹興間秦丞相舉行一番以至今看來是蘇緯以後到紹興方得行一番今又多弊了看來須是三十年又量一番庶常無弊蓋人家田產只五六年間便自不同富者貧者富少間病敗便多飛產匿名無所不有須是三十年再與打量一番則乘其弊少而易為多人習見之亦無所吝其姦矣要之既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得大綱好其間寧無少弊處只如秦丞相紹

興間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十分弊也須革去得九分半所餘者一分半分而已今人却情願受這十分重弊壓在頭上都不管及至纔有一人理會起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底弊來瑕疵之以為決不可行如被人少却百貫千貫却不管及被入少却百錢千錢便反倒要與理會今人都是這般見識而今分明是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不可說著某常說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者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懶則士大夫不肯任事有一樣底說我只認做三年官了去誰能開理會得明事閑討煩惱我不理會也得好好做官去次則豪家卜戶群起遮攔恐法行則奪其利盡用納稅惟此二者為梗而已又曰事無有處置不得者事事自有

箇恰好處只是不會思量不得其法只如舊時科舉無定日必間八來這州試了又過那州試州裏試了又去漕司試無理會處不知誰恁聰明會思量定作八月十五日積年之弊一朝而革這箇方喚做處置事聖人所以做事動中機會便是如此又曰凡事須看透背後去因舉掌云且如這一事見得這一面是如此便須看透那手背後去方得如國手下某一着便見得數十着以後之着若只看這一面如何見得那事幾更說甚治道

個

包顯道言科舉之弊先生曰如他經尚是就文義上說最是春秋不成說話多是去求言外之意說得不成模樣某說道此皆是侮聖人之言却不如王介甫樣索性廢

了較強又笑云常有二人作隨時變通論皆說要復古至論科舉要復鄉舉里選却說須是歌二十年却行要待那種子盡了方行得說得來也是剛

器遠問今士人習為時文應舉如此須當有箇轉處否曰某舊時看只見天下如何有許多道理恁地多如今看來只有一箇道理只有一箇學在下者也着如此學在上者也着如此學在上若好學自見道理許多弊政亦自見得須要整頓若上好學便於學舍選舉賢儒如胡安定孫明復這般人爲教導之官又須將科目盡變上全理會經學這須會好今未說士子且看朝廷許多奏表文離蔓衍是說甚麼如誥宰相只須說教語戒諭如此做足矣歌云先生常說表奏之文下說其上也語

勅之文上諛其下也賀

問今日科舉之弊使有可爲之時此法何如曰也廢也不得然亦須有箇道理又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今時文賦却無害理經義大不使分明是侮聖人之言如今年三知舉所上劄子論舉人使字學會這箇濟得甚今日亦未論變科舉法只是上之人主張分別善惡擇用正人使士子少知趨向則人心自變亦有可觀可學問歐陽公當時變文體亦是上之人主張曰渠是變其詭恠但此等事亦須平白先有服人方可舜功問歐陽公本論亦好但未結未盡曰本論精密却過於原道原道言語皆自然本論却生受觀其意思乃是聖人許多憂慮做出却無自然氣象下篇不可曉德粹云以拜佛

知人之性善先生曰亦有說話佛亦教人爲善故渠以此觀之也學可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着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禁懷挾出題目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爲無益欲革奔競之弊則均諸州解額稍損太學之額太學則罷月書季考之法皆限之以省試獨取經明行修之人如此亦庶幾矣木

因言今日所在解額太不均先生曰只將諸州終場人數與合發解人數定便了又不是天造地設有定數何故

不敢改動也是好笑

或言太學補試動一二萬人之冗曰要得不冗將太學解額減損分布於諸州軍解額少處如此則人皆只就本州軍試又何苦就補試也

鹽別先生留飯坐間出示理會科舉文字太要欲均諸州解額仍乞罷詩賦專經學論策條自井井云且得士人讀此書三十年後恐有人出

乙卯年先生作科舉私議一通付過看太槩欲於三年前曉示下次科場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如太義每道只六伯字其餘兩場亦各不同後次又預前以某年科場別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蓋欲其逐番精通也過欲借錄不許過

先生言時文之謬云如科舉後便下詔今番科舉第一場出題自在甚經內論題出在甚史內如史記漢書等廣說二書策只出一二件事庶幾三年之間專心去看得一書得底固是好不得底也逐番看得一般書子細胡先生云禮書已定中間無所不包某常欲作一科舉法今之詩賦實為無用經義則未離於說經但變其虛浮之格如近古義直述大意立科取人以易詩書為一類三禮為一類春秋三傳為一類如子午以易詩書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經卯年以三禮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禮午年以春秋三傳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春秋三傳如易詩書稍易理會故先用此一類取人如是周而復始其每舉

所出策論皆有定所如某書出論某書出策如天文地理樂律之類皆指定令學者習而用以為題賀孫云此法若行但恐卒未有考官曰須先令考官習之續李先生說今日習春秋者皆令各習一傳并習誰解只得依其說不得臆說先生曰六經皆可如此下家狀時皆令定了揚

今人都不曾讀書不會出題目禮記有無數好處好出題目揚

科舉種子不好謂試官只是這般人。揚

張孟遠以書來論省試策題目言今日之弊在任法而不任人孟遠謂今日凡事傷不能守法曰此皆偏說今日乃是要做好事則以礙法不容施行及至做不好事

便越法不顧只是不勇於為善人必

科舉是法弊大抵立法只是立箇得人之法若有奉行非其人却不干法事若只得人便可今却是法弊雖有良有司亦無如之何王嘉叟云朝廷只有兩般法一是排連法今銓部是也一是信來法今科舉是也帶

問今之學校自麻沙時文冊子之外其他未嘗過而問焉曰唯它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過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設學校却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曰上座風化之原所謂季狄行藝者行尤可笑只每月占一日之食便是先生笑曰何其簡易也曰天下之事大正則難如學校間小正須可曰大處正不得小處越難才動着便有掣肘如何

正得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薄，不明白着實，因歎息云：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孫賀有少年試教官，先生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鬚鬚，入學底多是老太底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為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云：只見泉州教官却老成，意思却好，然他教也，未是如教人編批甚長編文字。又曰：今教授之

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道人，不曉義理，須是要教人識此。如今全然無此意，如何恁地。孫賀

坐中有說赴賢良科曰：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實然猶是白直，却不甚害事。今來最是喚做賢良者，其所作策論更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了，自無可得說。如筍酒相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了，第三番又淋了，如今只管又去許多糟粕裏，只管淋有甚麼得話？既無可得話，又只管要新，最切害處是輕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不知是甚世變。到這裏可畏，可畏這都是不祥之兆。隆興以

來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來說功名初不曾濟得此事今看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却管子孔門所不道而其言猶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廉恥一切掃除了却來說事功

孫賀

策正則彭大老欲放混補廟堂亦可之但慮艱食故不果行二人之意大率為其鄉人地耳廟堂云今日大學文事不好却不知所以不好之因便使時文做得十分好後濟得其事其有一策諸州解額取見二舉終場最多人數以寬處為準皆與添上省試取數却不增其補試却用科舉年八月十五日引試若要就補須令其解試始得如此庶幾人有固志免得如奔競喧闐

趙鼎

說趙丞相欲放混補歎息云方今大倫恁地不成模樣身

為宰相合以何為急却要急去理會這般事如何恁地不識輕重此皆是衰亂之態只看宣和末年番人將至宰相說甚事只看實錄頭一版便見且說太學秀才做時文不好你道是識世界否如今待補取士有甚不得如何道恁地便取得人才如彼便取不得人才只是亂說待補之立也恰如擲骰子一般且試來擲得便得試擲不得便不得試且以為節制那裏得底便是不得底便不是這般做事都是枉費氣力其常說均解額只將逐州三舉終場人數用其最多為額每百人取幾人大學許多濫恩一齊省了元在學者聽依舊恩例諸路牒試皆罷了士人如何也只安鄉舉如何自家却立箇物事引誘人來奔趨下面又恁地促窄無入身處如何又

只就微末處理會。若均解額取人數多，或恐下梢恩料數多，則更將分數立一長限。以前得舉人，却只依舊限有甚不得處？他只說近日學中緣有待補不得，廣取以致學中無好文字，不知時文之弊已極。雖鄉舉又何嘗有好文字？膾炙人口，若是要取人才，那裏將這幾句冒頭見得？只是胡說。今時文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志氣都消削得盡。莫說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二舍法，終能學舍中無限好人。才如胡邦衡之類，是甚麼樣有氣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壯？當時亦自然有人及紹興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時士人所做文字極麗，更無委曲柔弱之態，所以亦養得氣宇。只看如今秤斤注兩，作兩句破頭如此，是少衰氣。孫

或問趙子直建議行三舍法，補入縣學，自縣學比試入於州學，自州學貢至行在補試，方入太學。如何曰：這是顯然不可行。底事某當作書與說他，自謂行之有次第。這下梢須大乖。今只州縣學裏小小補試動不動，便只是請囑之私。若更把這箇爲補試之地，下梢須至於興太獄子直這般所在，都不詢訪前輩如何。者三舍之弊，某嘗及見老成人說劉聘君云：縣學嘗得一番分肉，肉有內舍外舍多寡之差。偶齋僕下餅，了一分學生，便以界方打齋僕，高聲大怒云：我是內舍生，如何却只得外舍生肉？如此等無廉耻事，無限只是蔡京法度如此。嘗見胡瑄德輝有言曰：學校之設，所以教天下之人爲忠爲孝也。國家之學法，始於熙寧，成於崇觀，熙寧之法，李定

爲之也崇觀之法蔡京爲之也李定者天下之至不孝者也蔡京者天下之至不忠者也豈有不忠不孝之人而其所立之法可行於天下乎今欲行三舍之法亦本無他說只爲所取待補多減裂真正老成士人多不得大學就試大學緣此多不得入然初間所以立待補之意只爲四方士人都來就試行在舉隘故爲此法然又須思量所以致得四方士人皆死都要來赴太學試爲甚麼這是箇弊端須從根頭理會去其與子直書曾云若怕人都來赴太學試須思量士人所以都要來做甚麼皆是秀才皆非有古人教養之實而仕進之途如此其易正試既優又有舍選恩數厚較之諸州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何其不平至於此自是做得病痛如此不

就這處醫治却只去理會其末今要好且明降指揮自今太學並不許以恩例爲免若在學人援執舊例則以自今新補入爲始他未入者幸得入而已未暇計此大學既無非望之恩又於鄉舉額窄處增之則人人自安鄉里何苦都要入太學不就此整理更說甚高抑崇秦相舉之爲司業抑崇乃龜山門人龜山於學校之弊煞有說話渠非不習聞講論到好做處却略不施爲秦本惡程學後見其用此人莫不相慶以爲庶幾善類得相汲引後乃大不然一向苟合取媚而已學校以前整頓固難當那時兵興之後若從頭依自家好規模整頓一番豈不可爲他時於奉相前亦不敢說及此孫因論黃幾先言曾於周太處見虜中賦氣脈厚先生曰那

處是氣象太了說得出來自是如此不是那邊人會揚

語類卷第一百九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十

朱子七

論兵

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卿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師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賀孫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山個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先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不得賀孫木之同

凡為守帥者止教閱壯兵足矣程其年力汰斥瘠老衰弱招補壯健足可為用何必更添寨置軍其間衣糧或厚

或薄遂致偏廢如此間將兵則皆奉出接送矣方子
辛棄疾頗諳曉兵事云兵老弱不汰可慮向在湖南收茶
寇令統領揀人要一可當十者押得來便看不得盡是
老弱問何故如此云只揀得如此間有稍壯者諸處借
軍去州郡兵既弱皆以大軍可恃又如此爲今之計太
段着揀汰但所汰者又未有頓處某向見張魏公說以
分兵殺虜之勢只緣虜人調發極難元頗要犯江南整
整兩年方調發得聚彼中雖是號令簡無此間許多周
遮但彼中人纔逼迫得太急亦易變所以要調發甚難
只有沿淮有許多捍禦之兵爲吾之計莫若分幾軍趨
關陝他必擁兵於關陝又分幾軍向西京他必擁兵於
西京又分幾軍望淮此他必擁兵於淮北其他去處必

空弱又使海道兵擣海上他又着擁兵捍海上吾密揀
精銳幾萬在此度其勢力既分於是乘其稍弱處一直
收山東虜人首尾相應不及再調發來添助彼卒未聚
而吾已據山東纔據山東中原及燕京自不消得大段
用力蓋精銳萃於山東而虜勢已截成兩段去又先下
明詔使中原豪傑自爲響應是時魏公答以某只受一
方之命此事恐不能主之蔡云今兵政如此終當如何
曰須有道理蔡曰莫若改更法制曰這如何得如同父
云將今法制重新洗換一番方好某看來若便使改換
得并收其田民皆爲兵若無人統率之其爲亂道也
然則如之何曰只就這腔裏自有道理這極易只呼吸
之間便可以弱爲強變怯爲勇振柔爲剛易敗爲勝直

言類 卷一百一
如反掌耳 賀孫

先生云當今要復太祖兵法方可復中原又云諸州禁軍皆不可用幾年說要揀冗兵但只說得各圖苟且安便無有為者故新者來舊者又不去來而又來相將積得皆不可用如澄冗官見這人不可用便除一人而今不可用者又復留而不去故軍冗不練官冗不澄壽昌間今日之軍政只有君相上下一心揀之又揀如太祖時方好曰只有揀練使用太祖時即用如揀而養十數年又老了依舊無用揚

今兵官愈多兵愈不精道夫

今日兵不濟事兵官不得人專務刻削兵且驕弱安養不知勞苦一旦如何用某嘗言宜散京師之兵却練諸郡

之兵依太祖法每年更戍趙去淮上衛邊謂如福建之兵趙去饒州饒州之兵趙去衢信衢信趙去行在逐遞趙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趙去則京師全無養兵之費豈不大好

言今兵政之弊曰唐制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即節鎮也使持節某州諸軍事某州刺史即支郡也支郡隸於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是士人為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節度有客主之勢至有誅逐其上而更代為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茲而有惟是節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鎮之患深如人之

病外強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時當至有某州某縣直隸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無憂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管等官神宗時又增置三十七將亂離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於主兵之負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其名日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修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為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今一

切反之道夫

問後世雖養長征兵然有緩急依舊徵發於民終是離民兵不得兼長征兵終不足靠如杜子美石壕吏詩可見曰自秦漢以下至六國皆未有長征兵都是徵發於民及唐府衛法壞然後方有長征兵因論荆襄義勇州縣官吏反擾之當時朝廷免徵科官吏不得役使今徵科既不得免民反倍有所費又官吏役使如故曰某當初見劉共父說他制得義勇極好且是不屬官吏官不得擾之某應之曰無緣有不屬州縣之理固疑其末流如此備

兵申詭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於此理會纔有一人可用便令其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入故朝

廷只是擇將以其全數錢米與之只責其成功不來此
胥胥計較近來刮刷得都盡朝廷方以為覈實得好生
云聞前輩云云

兵法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
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舊來
只郡國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銳耳渡江後又添
上御前軍却是張韓輩自起此頃兵後來既不得而去
只得如此聚也今以不如祖宗時財賦養祖宗時所無
之兵安得不窮也替

唐時州縣上供少故州縣富兵在藩鎮朝廷無甚養兵之
費自本朝罷才藩鎮州郡之財已多歸於上熙豐間又
令州郡見着軍額幾人折了者不得補却以其費舊管

上供而朝廷得錢物甚多今天下兵約四五十萬又皆
羸弱無用之人所費不可計今若要理會須從此起楊
論財賦曰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
用度止在二分之一中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所以有
靖康之亂已前未有也楊江鄂之兵止謂張宣撫兵某
人兵今增添許多兵合當精練禁兵汰其老弱以為廂
兵節

今朝廷盡力養兵而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
計其所費却是無日不用兵也時舉
今天下財用費於養兵者十之八九一百萬貫養一萬人
此以三歲計

今日民困正緣公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

襄漢間儘有荒地某云當用其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
自爲屯彼地沃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
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
可省漕運民力自蘇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
後就食則州郡自寬遲之十年其效必著須是擇帥既
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寮屬同心措置勿數更易
庶幾有濟

屯田

范伯達有文字說淮上屯田須與畫成一井中爲公田以
給軍令軍中子弟分耕取公田所入以給軍德明
因言淮上屯田而此朝廷當差官理會其人到彼都不曾
敢起人所與者却只令人築起沿江閑地以爲屯此亦
太不立大抵世事須是出來擔當不可如此放倒人是

天地中最靈之物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
恁地太事聖人猶能裁成輔相之況於其他因舉齊景
公答夫子君君臣臣之語又與晏子言美哉室之語皆
放倒說話且如五代時兵驕甚矣周世宗高平一戰既
敗却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合戰
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

壯祖

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某州總司屯某州漕司屯某
州以戶部尚書爲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爲
殿最則無不可行者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
數司僉押相牽制事何由成

道夫

趙昌父相見因論兵事先生曰兵以用而見其強弱將以
用而見其能否且如本朝諸公游陝西者多知邊事此

亦是用兵之故今日諸生坐於屋下何以知其能縱有韓白復生亦何由辨之可學○擇將帥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

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不然邊警之時兩兵相抗恁時人才自急且如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

諸公所當識者不過事期到此廝撥出來耳道夫

不令官官賣統軍官職是今日軍政第一義方

今日將官全無意思只似人家驕子弟了褻衣博帶談道理說詩書寫好字事發遣如此何益於事謙

今諸道帥臣只曾作一二任監司即以除之有警則又欲其親督戰士此最不便萬一為賊所虜為之奈何彼固不足邱然失一帥其勢豈不張大前輩謂祖宗用帥取

以三路一是曾歷邊郡一是帥臣子弟曾諳兵事者此最有理或謂戎幕宜用文武三四員此意亦好蓋經歷知得此等利害向後皆可為帥然必須精選而任不可泛濫也道夫

或問諸公論置二大帥以統諸路之帥如何曰不消如此

只是擇得一箇人君相便專意委任他却使之自擇參佐事便歸一今若更置大帥以監臨之少間必有不

相下之意徒然紛擾湏是得一箇人委任他聽他自漸漸理會許多軍政將來自有條理恪

蜀遠朝廷萬有餘里擇帥須用嚴毅素有威名足以畏壓人心則喜亂之徒不敢作矣道夫

或問古今治亂者先生言古今禍亂必有病根漢宦官后

戚唐藩鎮皆病根也今之病根在歸正人忽然放教他來州縣如何奈得他何所幸老者已死少者無彼中人氣象似此間人一般無能為矣謙

邊防馬政甚弊廬州舊夾肥水而城今只築就一邊揚

論刑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輕者無過於刑臨陳時是胡亂錯殺了幾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獄訟面前分曉事易看其情偽難通或旁無佐證各執兩說繫人性命處須喫緊思量猶恐有誤也

論刑云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知

念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偽會子及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時舉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為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今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為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為可出之念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答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可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

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爲可生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李八悔問恕字前輩多作愛人意思說如何曰畢竟愛人意思多因云人命至重官司何故斬之於市蓋爲此人曾殺那人不斬他則那人之冤無以伸這愛心便歸在被殺者一邊不然古人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雖愛心只在被殺者一邊却又溢出這一邊此子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十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十一

朱子八

論民

建寧迎神先生曰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諉行放淫辭今人心都喁邪了所以如此泉州一富室捨財造廟舉室乘舟往廟所致祭落成中流舟溺無一人免者民心不得其正眼前利害猶曉不得况欲曉之以義理哉必大。人傑。錄畧。教民。

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然隔霄壤今說爲民減放幾時放得到他元肌膚處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太段輕減減至五萬貫可謂太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尚是無名額外錢須一切從民正賦凡所增名色一齊除盡

民方始得脫淨這裏方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為人君為人臣又不以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這須是上之人一切掃除妄費卧薪嘗膽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圖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某在行在不又若在彼稍欠須更見得事體可畏處不知名園麗圃其費幾何日費幾何下面頭會算歛以供上之求又有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間白乾消沒者何限因言賦重民困曰此去更須重在賀孫○取民

程正思言當今守令取民之弊渠能言其弊畢竟無策就使臺官果用其言而陳於上前雖戒敕州縣不過虛文而已先生云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使不得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別是非如宰

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為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人傑

今上下匱乏勢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為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中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必大

荀悅云甲制須是人亂之後方可定楊

今之賦輕處更不可重只重處減似那輕處可矣淳

今世產賦百弊砧基簿只是人戶私本在官中本天下更無一處有稅賦本末更無可稽尋處義剛

朋友言某官失了稅簿先生曰此豈可失了此是根本無這箇後如何稽攷所以周官建官便皆要那史所謂史

便是掌管那薄底義剛

福建賦稅猶易辦浙中金是白撰橫歛無數民甚不聊生
丁錢至有三千五百者人便由此多去計會中使作官
中名字以免稅向見辛幼安說葉艇亦揀德壽宮旗子
某初不信後提舉浙東親見如此嘗有人充保正來論
某當催秋稅某入當催夏稅某初以為催稅只一般何
爭秋夏問之乃知秋稅苗產有定色易催夏稅是和買
絹最為重苦蓋始者一疋官先支得六百錢後來變得
令人先納絹後請錢已自費力了後又無錢可請只得
早納絹今又不納絹只今納價錢數又重催不到者
保正出之一番當役則為之困矣故浙中不如福建浙
西不如浙東江東不如江西越近都處越不好淳

義剛同

浩曰江浙稅重昨日來路問村人見得此間只成十一之
稅曰嘗見前輩說閩中真是樂國某初只在山間不知
外處事及到浙東然後知吾鄉果是樂地今只汀州全
做不得彼處屢經寇竊逃亡者多遺下產業好者上戶
占去不好者勒隣至耕佃隣至無力又逃亡所有田業
或拋荒或隱沒都無歸着又官料鹽於民歲歲增添此
外有名目科歛不一官艱於催科民苦於重歛更無措
手足處守俸只利俸厚得俸便了更不恤本體湏是得
監司與理會亦近說與應倉了不知如何浩云要好得
監司去地頭置局與理會一番直是見底方可往先生
擊節曰此是至切之論某之見正是如此浩

黃仁卿將宰樂安論及均稅錢曰今說道稅不出鄉要之稅有輕重如何不出鄉得若教稅不出州時庶稅稍均得先生曰稅不出鄉只是古人一時間尋得這說去防那一時之弊而今日裏聞得却把做箇大說話但只均稅錢也未盡須是更均稅物方得且如福州納稅一錢可以當這裏十錢而今便須是更均那稅物又曰往在漳州見有退稅者不是一發退了謂如春退了稅後秋又要退苗却不知別郡如何然畢竟是名目多後恁地據某說時只教有田底便納米有地底便納絹只作兩鈔官司亦只作一倉一場如此百姓與官司皆無許多勞攘又曰三十年一番經界方好又曰元稹均田圖惜乎不見今將他傳來考只有兩疏却無那圖然周世宗

一見而喜之便欲行想見那圖太改好嘗見陸宣公奏議後而說那口分世業其纖悉畢盡古人真是恁地用心今人若見均田圖時他只把作鄉司職事看了定是不把作書讀今如何得有陸宣公樣秀才又曰林勣本政書每鄉開具若干字號田田下註人姓名是以田爲母人爲子說得甚好義剛

楊通老相見論納米事先生曰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縣多取於民監司知之當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義理又論廣西鹽曰其法亦不密如立定格六斤不得過百錢不知夫海遠處搬擔所費重此乃許子之道但當任其所之隨其所嚮則其價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權衡者正謂輕重不同乃今一定其價安得不弊又論汀

寇止四十人至調泉福建三州兵臨境無寇須令汀守
分析先生曰纔做從官不帶職出便把這事做欠關見
風吹草動便喜做事不顧義理只是簡利多害少者爲
乏今士大夫皆有此病可學

嘗謂爲政皆當順五行脩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
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道夫
今賑濟之事利七而害三則當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
利不然必欲求全恐併與所謂利者失之矣人傑
余正甫說時熱說得好雖有智者爲之計亦不出於此然
所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上面取出之數不節不可
自知云制度雖只是這箇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糴米
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

曰然賀孫

賑濟之策初且大綱如拯人只之類亦且待其秋來如何
如不實有人訟然後或添或去却罪
更一細碎便生病屯田亦然且理會太處如薛士龍軍
皆有一定格子細細碎碎皆在我上尚得只一出使委
入如何了得又此等事須是上下下心方行得揚
直卿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起禾者斬
閉糴者配先生曰這便見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
便亂道又曰要之只是粗法道夫

李壽翁啓請要移義倉放鄉下中簿尉月巡之丞三月一
巡之先生曰如此則丞簿尉只幹辦此事也不給都無
力及其他事矣又月月官出擾鄉人一番也是行不得
後被朝廷寫下常平法一卷下來也不道是行得行不

得只休了。又有一官人要令逐縣試過了方得來就試。先生云且如福州十二縣今只一處弊逐處試過都有十二處弊揚。

今日莫備於役法亦莫弊於役法據民。

問差役雇役孰便曰互有得失而今所謂雇役便者即謂不擾稅人然聚浮浪無根着之人在那裏又多害事所謂差役便者即謂稅人自顧藉愛惜然其爲之者多有破家蕩產之患蓋緣既教他作衙前少間庫厨都教他管便自備這物事以供應官負大有不使祖宗時却有坊場河渡以補之謂之優重也變孫。

因論役法曰差役法善鬼以道嘗有劄子論差役有十利個。

彭仲剛子復作台州臨海縣理會役法甚善朝廷措置役法看如何措置終是不公且如鄉有寬狹寬鄉富家多狹鄉富家少狹鄉富家斬斬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家蕩產極可憐憫彭計一縣有幾鄉鄉有闊狹其鄉多富家某鄉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界兩鄉令其均平其有不均處則隨其道里遠近分割裨補令其恰好人甚便之或曰恐致人怨曰不怨蓋其公心素有以信於民民自樂之雖非法令之所得為然使民宜之亦終不得而變也又有所在利於為保正而不利於為保長者蓋保長催稅其擾極多某在紹興有人訴不肯為保長以間却計會情願做保正某甚嘉之以為捨易而就難及詢之士人乃云保長難於保正又有計會欲為保長者蓋

有所獲於其中所在風俗不同看來只用倍法若產錢
滿若干當為保止外又計其餘產若干當為保長若產
錢倍多則須兩番為保正如如此則無爭又催稅之法頃
見崇安趙宰使人俵南子分為幾限令百姓依限當廳
來納甚無擾及過隆興見帥司令諸邑俵由于催稅而
責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是時餓餓民甚苦之恐為吏
人乞覓或所少止七百而限以十限每限自用百錢與
更或欲作一項輸納吏又以還限拒之或所少不滿十
錢而趨限之錢則已踰千矣其擾不可言所以做官難
非通四方之風俗情偽如何了得個

李丈問保止可罷否曰這箇如何罷得但處之無擾可矣
曰此自王荊公始否曰保正自古有但所管戶數有

限今只論都則人數不等然亦不干人數多寡若無擾
雖所管十百家亦不為勞苦若重困之雖二十家亦不
勝矣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宋王比問保伍之法
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其書云御
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
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法天下坐令之其不
曾做得成范仲達名如璋太史弟為袁州萬載令行得保
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
整肅雖有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似無行止人保伍不
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託任
滿無一寇盜頃張定叟知袁州託其詢問則其法已亡

偶有一縣吏略記木槩備

某保甲草中所說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緊要蓋所以防衛縣郭以制變縣有官府獄訟倉庫之屬須是四面有箇防衛始得一箇隅官須各官得十來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彈壓之類而不復置隅官然寓箇大小相維之意於其間又後面子弟一段須是著意理會這箇子弟真箇要他用非其他泛泛之比須是別有箇拔擢旌賞以激勸之乃可此等事難處須是理會教他整密無此罅縫方可備

歸正人元是中原人後陷於蕃而復歸中原蓋自邪而歸於正也歸明人元不是中原人是猓洞之人來歸中原蓋自暗而歸於明也

如西夏人歸中國亦謂之歸明也

財

今朝廷之財賦不歸一分成兩三項所以財匱且如諸路總領贍軍錢凡諸路財賦之入總領者戶部不得而預也其他則歸戶部戶部又未盡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錢容易取者多者皆歸于內藏庫封樁庫惟留得名色極不好極難取者乃歸戶部故戶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拷篋得來所以戶部愈見匱乏封樁內藏孝宗時銳意恢復故愛惜此錢不肯妄用間欲支則有司執奏旋悟而止及至今日則供浮費不復有矣今之戶部內藏正如漢之大農少府錢大農則國家經常之費少府則人主之私錢

今之戶部但逐時了得些以支撥都下軍馬之類如無又

借出內藏錢以充之凡天下財賦到即分幾多入內庫
幾多入何處幾多入戶部王宣子為戶部時曾去理會
虞弁甫不樂罷黜之揚

因致道說國家財用耗屈某人曾記得在朝文臣每月共
支幾萬貫武臣及內侍等五六十萬貫曰唐初節度使
皆是臨陳對敵平定禍亂故得此官今因唐舊而節度
使之名不罷皆安居暇食安然受節度使之車祿豈不
是無謂似聞蔡京當國曾欲罷之孫質

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驥駁四五十十年後何以當之事極
必有變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遺請給初立此條止為貧
窮全無生活計者那曾要得恁地泛及孫質

因言宗室之盛曰頃在漳州因壽康登極恩宗室車試出

官一日之間出官者凡六十餘人州郡頗添許多俸給
幾無以支吾朝廷不慮久遠宗室日盛為州郡之患今
所以已有一二州郡倒了緣宗室請受浩瀚直是孤遺
多且如一人有十子使用十分孤遺請受有子孫多則
寧不肯出官蓋出官則其子孫孤遺之俸皆止而一官
之俸反不如孤遺衆分之多也在法宗室無依倚者方
得請孤遺俸有依倚者不得請有依倚謂其伯叔兄弟
有官可以相依倚而不至於困乏今則有伯叔兄弟為
官者反得憑勢以請孤遺之俸而真孤遺無依倚者反
艱於請以其無援而州郡沮抑之也不知當初立法如
何然有不公處如宗室丁憂依舊請俸宗室選人待闕
亦有俸給恩亦太重矣朝廷更不思久遠他日為州郡

之害未涯也。如漢法宗室惟天子之子，則裂土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諸子則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其勢無以自給，則不免窮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采，是也。漳泉宗室最多，南外西外在，彼官中不能容，則皆出居於外。因問西外南外曰：徽宗以宗室衆多，京師不能容，故令秦王位下子孫出居西京，謂之西外；太祖位下子孫出居南京，謂之南外。及靖康之亂，遭虜人殺戮虜掠之餘，能渡江自全者，高宗亦遣州郡收拾於居於京師者，皆太宗以下子孫。太宗子孫是時世次未遠，皆有緦麻服，故皆屬於京師。而太宗以下又自分兩

等。濮園者，尤親蓋濮邸比那又爭兩從也。濮園之親，所謂南班宗室是也。近年如趙不流之屬，皆是南班。其恩禮又優，故濮園位下女事人者，其夫皆有官。因言京師破時，黃唐傳為宗正官，以宗室簿籍獻於虜，虜依簿搜索，無一人能逃匿者。又徽宗淵聖諸子，皆是宦者，指名取索，亦無一人能免者。言之痛傷虜人，初破京城時，只見來索，近上寵傳用事，底宦者數人，人莫測之，但疑其欲效此間置官，依微官開間事耳。乃是呼去問諸王諸公主所在，官人有幾位，諸王有幾位，兩官各有多少，并官中寶圭之藏，各有幾所。宦者一一聲說，略不敢隱。其有官中秘藏寶圭之物，外人不得知者，虜人皆來索取，皆是宦者教之也。方搜捕諸王宗室時，吳革獻議於孫

傳欲藏匿，謂聖之子年十許歲，以續趙祀，而取外人子狀貌年數相似者殺之，以獻虜云。皇子出，閣為衆人爭奪蹂踐而死。孫傳不敢擔當，竟不敢為，只得兩手付之。無一箇骨肉能免者，可痛。問果革是時結連義兵欲奪二聖為范瓊誘殺之，不知當時若從中起，能有濟否？曰也。做不得太勢去矣。古人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豈不是如此？只這裏才操縱少，緩其終，便有此禍。可不慄慄危懼？從古以來如此。如唐高祖太宗之子孫被武后殺盡，其間不絕如綫。唐明皇奔逃流離，其子孫皆餓死，中更幾番禍亂，殺戮無遺，哀哉！
或論會子之弊，曰：這物事輕了，是誘人入於死地。若是一片白紙也，直一錢在，而今要革其弊，須是從頭理會。

得蕭

或欲通銅錢出淮，先生深以為不然。云：東南銅錢已是甚少，其壞之又多，端私鑄銅器者動整四五鎔，壞了只其鄉間舊有此想見，別處更多。又有海舶之泄，海船高大，多以貨物覆其上，其內盡載銅錢，轉之外國。朝廷雖設官禁，那曾檢點得出其不廉。官吏反以此為利，又其一則淮上透漏，監官點閱稅物，但得多納幾錢，他不復問銅錢過彼極有利六七百文，可得好絹一匹。若更不禁，那箇不要帶去，又聞入川中用。若放入川，買其透漏之路更多。
賀孫

論淮西鐵錢交子，曰：交子本是代錢，今朝廷只以紙視之，今須是銅錢交子不得用於淮，鐵錢交子不得用於汴。

南文須江南官司置場兌換銅錢交子乃可行耳人傑
兩淮鐵錢交子試就今不行處作箇措置不為禁行在會
子不許過江只專令用交子如淮人要過江買賣江南
須自有人停捐交子便能換錢又不若朝廷捐數萬貫
錢在江南收買交子却發過淮南自可流通必大曰不
許行在會子過淮此恐難禁先生以為然必大因言鐵
錢之輕亦緣積年鑄得多了又只用之淮上十餘郡所
以至此蓋錢先生遂言古者只是荒歲方鑄錢周禮所
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旣可因此以養饑民
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錢關方鑄將來添今淮上
亦可且住鑄數歲俟少時却鑄次年臣僚請罷舒斬鼓
闕下四州鹽法分稅上四州官賣浙東紹興四州邊海亦

合如闕下四州法而官賣之故其法甚精楊

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一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十二

朱子九

論官

周不置三公之官只是冢宰以下六卿為之周公嘗以冢宰為太師顧命乃同召太保奭為伯彤伯畢公衛疾毛公注謂此六卿也稱公則三公矣

或問漢三公之官與周制不同何耶曰漢初未見孔壁古文尚書中周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或錄云尚書出左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古文但見伏生口授收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遂誤以是為三公而置之愚按漢高后元年初置丞相太師然當時所建三公實司徒司馬司空非此之謂但因其字義以為師保之職故亦甚尊崇之位庶三公

三東漢稱爲三公後世易爲三師皆是意也使西漢明
凡周官有所依必不若是外矣又按漢書百官表臣
都曰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又曰或說司馬主天司
徒主地司空主土是爲三公其說與周官合者豈孔氏
書所謂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者至是私有所傳授故班
固得以此述之歟抑但習聞其說無所折衷故兩存之而
不廢耶古文尚書至東晉時因內史梅賾始行于世東
晉之前如楊雄以酒誥爲虛談趙岐杜預以說命卑陶
謨等篇爲虛也古者諸侯之國只得置司徒司馬司空三
卿爲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孤六卿牧誓辛政所紀周是
時方爲諸侯乃侯國制度周官所紀則在成王時所以
不同三公三孤以師道輔佐天子本是加官周公以太
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
職也上數語疑有未圓處後世官職益繁今遂以三公三孤之官
爲階官貼職之類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

舊來猶是文臣之有勲德重望者方除以其有輔教天
子之名故也後世或以諸王或以武臣爲之既是天子
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訛謬承襲不復肇正
祖宗之法除三孤三公者必須建節或錄云今加三公
朝廷又極備節度使蓋節度使每月請俸千餘緡所以
不輕授人本朝如韓琦文杜諸公欲加三公必須建節
不知是加檢校太子少保少師之類然後除開府儀同
三司既除開府然後除三孤三公南渡以來如張韓劉
岳諸武臣猶是如此今則不然既建節後便抹過檢校
徑除開府至三孤三公矣或錄云或和開府抹過加三
府以上謚子便得文官文臣爲樞密直學士者謚子反
得武官如鄧公家子弟有爲武官者是也五代以武
臣爲樞密使武臣或不識字故置樞密直學士令文臣
輔之故奏子皆得武官本朝因而不廢文官自金紫轉

特進開府然後加三公三少雖屬韓諸公是如本朝
異三太三少而無司徒司馬司空之三公然韓諸公
有司空者皆不可曉神宗贈韓魏公尚書令令後世不
得更加侍中中書令著為定制其禮極隆本朝惟韓公
為然饒錄云蓋已前贈者皆是以中書令兼後來蔡京
改官制遂奏云昔太宗皇帝嘗為尚書令今後更不除
尚書令殊不知為尚書令者乃唐太宗也故唐不除尚
書令惟郭子儀功高特除子儀堅不敢受曰昔者太宗
皇帝嘗為此官非人臣敢居朝廷遂加尚父之號蔡京
名為紹述熙豐故事却恣意紛更不知孰姓舉朝莫不
笑之而不敢指其非又奏徽宗云嘗面奉神宗聖旨令
改造尚書省尚書省者神宗所造規模極雄偉國朝以

來官府所未有訖工神宗幸之見壯麗如此出令云今
後輒敢少有更易者以違制論自後宰相居之輒不利
王珪病死章子厚韓忠彥蔡確皆相繼斥去京惡之是
時蜀中有一士人姓家迎合其意獻唐尚書省圖云唐
尚書省正廳在前六曹諸司房在後今皆反是又土地
堂在正廳之前今却在後所以宰相數不利京信其說
遂毀拆重造此前荀簡通大之甚無忌憚如此又曰本
朝太宗嘗以中書令為開封尹由開封尹入樞大統故
後來不除中書令尹開府者亦不敢正除必加權字蔡
京改官制遂除中書令當除底不除謂尚書令不當除底却
除又尹開封者更不帶權字其悖亂無知皆此類也又
京以三公為宰相令人以公相呼已而不得呼相公後

來秦檜亦如此蓋做此也或問僕射名義如何曰舊云
秦時置僕射專主射恐不然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
扶右即周官大僕之職君聽以是舉僕射之名蓋起於此以其
朝夕親近人主後世承誤輒失其真遂以為宰相之號
如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亦是如此侍中秦官漢因之多
是侍衛人主或錄云或執唾壺凡手之行則參錯於官
官之間其初猶以儒者為之如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
嘗掌唾壺是也以其日與人主相親故浸以用事尚書
是掌群臣書奏如州郡開拆司管進呈文字凡四方章
奏皆由之以達其初亦甚微只如尚衣尚食尚輦尚藥
之類亦緣居中用事所以權日重按秦時少府遺吏四
人主殿中主發書故
謂之尚書中書因漢武帝游宴後庭去外處遠始用官

者典事謂之中書謁者或錄云故置中書置令僕射尤
與人主親狎故其權愈重元帝時弘恭為令石顯為僕
射嘗權傾內外按蕭望之云中書政本宜用士人蕭自
武帝始用宦官出入奏事非舊制也
及光武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盡歸臺閣或錄云臺即
中書或錄作中書
也三公皆擁虛器凡天下事盡入於中書或錄作中書常見
後漢群臣章奏首云臣某奏疏尚書猶今言殿下降卡
之類雖是不敢指斥而言亦足以見其居要地而秉重
權矣當時事無巨細皆是尚書行下三公或不經由三
公徑下九卿或錄云三公之權反不如九卿故東漢時不
惟尚書之權重九卿之權亦重者此也按光武不任三公
蓋當時謂六尚書曹操開魏主府未敢即擬朝廷建
官或錄云但置秘書令或錄漢之後始改為中書監

以其素承寵任故荀勗自中書遷尚書監入賀之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或錄云蓋尚書又不如中書是時為何官曰黃門監即今之門下省也西漢時中書之權重東漢時尚書之權重至此則中書之權復重而尚書之權漸輕矣問省字何義曰省即禁也舊謂之禁避漢元后父諱遂改為省錄少異

古者人主左右摯提執賤役若虎賁綴衣之類皆是士大夫日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其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不似而今太隔絕人主極尊嚴貴如神明人臣極卑屈望拜庭下不交一語而退漢世禁中侍衛亦是士大夫以孔安國太儒而執墮孟雖儀衮亦是士人執之宋文帝時大臣

劉湛入見則與坐語初間愛之視日影之斜惟恐其去後來厭之視日影之斜惟恐其不去後竟殺之魏明帝初說大臣太重則國危小臣太親則身蔽當時於大臣已為之慮置後來左右小臣親密至使中書令某入上床執手強章遺詔流弊便有此事漢宣帝霍光之弊事必躬親又有官者恭顯出來光武懲王莽之弊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尚書御史大夫謁者謂之三臺儀昔周公立許多官制都有統攝連屬自秦漢而下皆是因一事立一官便無此統攝連屬了蕭

尚書尚衣尚食尚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平音海

漢御史大夫如本朝參知政事義

唐官皆家京師賀

唐之僕射即今之特進他只是恁地轉將去義剛

唐之兵盡付與刺史節度使其他牙將之類皆由刺史節

度使辟置無如今許多官屬廣

唐之朝廷有親衛有勳衛有翊衛親衛則以親王侯之子為之勳衛則以功臣之子弟為之翊衛則惟其所選謹

或問東宮官屬曰唐六典載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尚書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衆局則猶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有各率其屬之意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官職一視朝廷而為之降殺此等制度猶好今之東宮官屬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皆用賢德者為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

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為陪官非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疎畧處如東宮官屬之不備是也某舊嘗入一劄子論東宮官制疎畧宜倣舊損益之不報又曰唐之官制亦大率因隋之舊府衛州縣調之法皆是也當時大亂殺傷之後幾無人類所以宇文泰與蘇綽能如此經營三代而下制度稍可觀者唯宇文氏耳蘇綽一代之奇才今那得一人如此用儒唐六典明皇時所撰雖有是書然其建官却不依此其書却是齊整然其說一切繁冗迂曲神宗喜之一一依此定官制神宗本欲富強其後因此皆迂曲緩弱了左僕射行事右丞相取旨溫公元祐間甚苦之入文字要改祖宗官制雖名不齊整然其實徑直紹興間以其不便

因論神宗官制右相反重前漢官制雖亂道却是實主事
神宗時反徇名亡實漢初制中書後武帝倦勤遂置內
中書宦官爲之石顯之類是也溫公亦私造得一制度
左相主禮吏戶三部右相主兵刑工三部後有一人要
令六部尚書得自執奏亦不行今左右相兼掌三省事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參政兼六曹如吏兼禮戶
兼工兵兼刑樞密
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寮
今銓曹注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
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
以爲豈有爲臺閣長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爲宰相則

可擇千百具察曰此說極是當時如沈既濟亦有此說之意

嘗與劉樞言其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得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却要過中書吏部尚書攷察朝官未闕人時亦未得薦俟次第闕又却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取以太段非才者進今常常薦人一切都淡了又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一漕一憲茶鹽將兼了因論君穡不著胥中不好時却尚解理會事當時多併了官司後來又復了揚陳向文謂今要得國富兵強湏是分諸路爲六段六曹尚書領之諸州有事祇經諸曹尚書奏裁取旨又每一歲或二歲使一巡歷庶幾下情可達先生曰若廣中四川

之類使之巡歷則其本曹亦有廢弛之患陳曰劇曹則
所領者少若路遠則兵工部可爲也曰此亦是一說夫
古者王畿千里而已然官屬已各令其長推擇今天下之
大百官之衆皆總于吏部下至宰執幹辦使臣特其家
私僕兩亦須吏部差注所以只是衮衮地鵲突差將去
何暇論其人之材否今朝廷舉事三省下之六部六部
下之監寺監寺却申上六部六部又備申三省三省又
依所申行下只祠祭差官其人不遇在朝職事官其姓
名亦豈難記然省中必下之禮部禮部行下太常太常
方擬定申部部申省省方從其所申差官不知何用如
此迂曲只三省事亦然尚書閤中書取旨中書送門下
審覆門下送尚書施行又如既有六部即無用九卿周

家只以六卿分職漢人只以九卿釐庶務事各歸一本
朝建官重三疊內多少勞擾此須大有爲後痛更革之
若但宰相有志亦不能辦必得剛健大有爲之君自要
做時方可書曰宣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
明智勇出入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又如今諸路
兵將官有總管路分路鈐都監監押正將副將都不曾
管一事而軍既無用又養禁軍禁軍又分據中不據中
兩等然亦無用又別養大軍今大軍亦漸如廂禁軍矣
此是耗蠹多少通其變使民不倦今變而不通民皆倦
了故鼓舞不動國初緣藩鎮疆故收其兵權置通判官
今已無前日可防之弊却依舊守此法可謂不知變也
只通判是要何用終者事事不管只任知州自爲疆者

又必妄作以撓郡政是何益哉大必

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
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
獨重後來或置或否漢有十三州百三十四郡郡有太守守州
有刺史歷代添置州名愈多而郡
愈少又其後也遂去郡而為州故刺史兼治軍民而守
廢至隋又置郡守後又廢守置刺史而刺史遂為太守
職其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後刺史之職
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
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由
專主婚由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刑獄而刺史
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
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為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
官自徑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

獨專則又不使若其人昏濁則害貽一路百姓無出氣
處故又須畧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下却置數員屬官如
職幕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
則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乎問
今之主管資格亦視通判曰然但權輕不能有所為只
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為判官俾得專達則其權重而
監司亦不敢妄作矣備

姚崇擇十道使之說甚善范富天章所條亦只說到擇監
司而已今諸路監司猥衆恰如無一般不若每路只擇
一賢監司其餘悉可省罷備

監司每路只須留一人揀其無風力者且與一郡而漸去
之必大

銓擇之法只好京官付之監司選人付之郡守各令他隨材擬職州中監司監司申吏部長貳審察聞奏下授其職却令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趙

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浩

因論薦舉之弊曰亦不難革只是擇諸路監司并得一二好吏部尚書揀薦得不是人材者退去便須得人今胡亂薦來但不犯賊罪便得若犯了賊不過降得兩官安得不胡薦楷

監司薦人後犯賊犯罪須與鐫三五資正即則降為負即負即則降為承議即以下若以為侍從或無職名可鐫

則鐫其俸或一切不與秦薦如此則方始得它痛懲地也須怕今都不損他一毫道

只管說官冗何不於任子上更減令負外所得恩數展至正即正即恩數遞遷展上合奏京官者且與選人又何害不肯索性理會一番只是恐人怨謗祖宗時亦幾次省削了久而自定何足恤耶浩

兵制官制田制便考得三代西漢分明然與今日事勢名實皆用不得如官制不若且就今日之官罷其冗負存其當存者亦自善大必

某嘗謂宰相是舜禹伊周差遺下此亦須旁杜姚宋之徒方能處置得天下事後之當此任者怪他不能當天下之事不得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強得

振

客有為固始尉言淮甸無備甚先生曰大臣慮四方若位
居宰相也須慮周於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量得一邊
便全然掉却那一邊如人為一家之長一家上下也須
常常都計掛在自家心下始得賀孫

振

今日言事官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字
先生閱報狀見臺中有論列章疏嘆曰射人須射馬擒賊
須擒王如何却倒夫道

古人云左史書言右史書動今也恁地分不得只合合而
記之直卿曰所可分者事而已曰也分不得所言底便
行出此事來夫道

國子司業學官尚可為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學成
就者然今日為之明日便當改作使士人毋以利為心
君君無尊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方

治愈大則愈難為監司不如做郡做郡不如做縣蓋這裏
有仁愛心便隔這一重要做件事他不為做便無緣得
及民淳

某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體
却由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都被下面做
翻了上面如何輦夫道

會夫道

為守令第一是民事為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
俞亨宗云某做知縣只做得五分曰何不連那五分都做

了自脩

襄陵許子禮作縣法開收今丁推割產稅二句方

開落丁占推割牽錢是治縣八字法詞牒無情理者不必

判先減書鋪及勒供罪狀不得告許之類葉子昂催稅

只約民間逐限納錢上州縣不留錢明德

有一朋友作宰通監司書先說無限道理陳公亮作帥謂

之曰若要理會職事且不須如此迂闊某以為名言傑

前輩說話可法某嘗見吳公路云他作縣不敢作旬假一

日假則積下一月事到底自家用做轉添得繁劇則多

粗率不予細豈不害事趙

謂李思求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求曰無根之訟甚多先生

曰其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

不與分別愈見事多卿

問德粹婺源早如何滕答云先生曰最有一件事是今

日太弊旱則申雨檢荒則云熟火燒民家則減數奏到

處如此李可

其人為太守當見客日分先見過客方接同官及寄居官

人問其故曰同官有稟議待商量區處頗費時節過客

多是略見即行若停輒在後恐妨行色此事可法孫實

朝廷設教官一件大未是後生為教官便做大了只歷一

兩任教官便都不了世事須是不拘科甲到五十五方可

為之不然亦須四十五淳

律主簿管押一縣簿凡事盡與之知錄事錄一即事太守

有事許知錄奏聞謂之知錄者以官稍大如今知縣之

類揚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承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沒下梢立

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聊先其事而後其食底

心端

嘗歎州縣官碌碌民無所告訴兼民情難知耳目難得其人看來如何明察亦多有不知者以此觀之若是見得分明決斷時豈可使有毫髮不盡又歎云民情難知如此只是將甚麼人為耳目之寄孫

如看道理辨是非又須是自高一着方判決得別人說話如堂上之人方能看掌下之人若身在堂下如何看見

子細又如今兩人厮炒自家要去決斷他須是自家高得他若與他相似也斷他不得况又不如他李雖不與熟嘗於其見先人時望見之先人稱其人有才略因云今做官人我時箇箇是闊穴人多是要立作向上那箇不說道先着馭吏少間無有不拱手聽命於吏者這只是自家不見得道理事來都區處不下吏人弄得慣熟却是得高於他只得委任之又云如團茶一般兩人初着那箇不要勝誰肯去就死地自做活計這只是見不高無奈何

胡致堂言吏人不可使他知道我有恤他之意此說極好又曰此已是恤他不可恤小處可恤大處不可恤又曰三十錢底可恤若有人來理會亦須治他節

某與諸公說下梢去仕宦不可不知須是有旁通曆逐白
公事開項逐一記了即勾之未了須理會教了方不廢
事須

當官文書簿曆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個
前輩檢驗皆有書當官者不可不知極多樣

因民戶計較沮撓社倉倉官而知縣不恤曰此事從來是
官吏見這些米不歸於官吏所以皆欲沮壞其事今若
不存官倉數年之間立便敗壞雖二十來年之功俱為
無益須

人居官要應副親戚非理做事只說道囑託所得貨賄親
戚受之這是甚麼底事敢胡亂做因說吳公路為本路
憲崇安宰上世與之有契在邑恣行無所不至有訴於

吳其罪甚衆只謂其上世有恩於我我今居官終不成
以法相繩遂寬釋訟者遣之斯人益肆其暴虐邑民皆
無所告訴看來固當不忘上世之恩若以私恩一向廢
法又如何當官漢武帝不以隆慮公主之故而赦其子
昭平君雖其初以金錢豫其罪後竟付之法云法令
者先帝之所造也奈何以弟故廢先帝法吾何面目入
高廟乎東方朔上書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
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帝三王之所
重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夫天討有罪是大小事豈
可以私廢直卿云若是吳憲待崇安宰雖當一付之法
還亦有以委曲否曰知恩舊在部屬未欲一寘予法亦
須令尋醫去可也須

為稅官若是父兄宗族無紅過只得稟白州府請別委官
檢稅豈可直拔放去所以祖宗立法許相迴避又曰臨
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下相識親戚之類
如此越用分明不肯放過道去

或欲圖押綱厚賞者曰譬如一盤珍饈五人在坐我愛喫
那四人亦都愛喫我伸手去拏那四人亦伸手去拏未
必果誰得之能恁地思量便自不去圖古者權謀之士
雖千萬人所欲得底他也有計術去必得得海

過到溫陵回以所聞岳侯對高廟天下未太平之間云文
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當太平告之先生之前只
笑云後來武官也愛錢過

語類卷第一百一十二終

